

四川文学“两奖” 乐山作家收获四项大奖

本报讯(记者 张波)近日,第十届四川文学奖、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“两奖”颁奖典礼在眉山市举行。乐山作家收获四项大奖,创历史之最。

据悉,本届四川文学奖分为“长篇小说”“中短篇小说”“诗歌”“散文”“报告文学”“儿童文学”“文学理论批评”“文学翻译”8个类别,共有16部(篇)作品获奖。我市作家周恺创作的《苔》、林雪儿创作的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,斩获仅有的2部长篇小说奖,创四川文学奖设立以来乐山作家获奖的历史之最。

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分为“藏文作品”“彝文作品”“汉文作品”3个类别,共有13部(篇)作品获奖。我市少数民族作家阿洛夫基的散文诗集《情满家园》、阿索拉毅的诗集《诡异的虎词》,分别获得优秀彝文作品奖和优秀汉文作品奖,创下乐山少数民族作家获奖历史之最。

“江口沉银”最新考古成果 再现明代社会历史画卷

据新华社成都电(记者 童芳 施雨岑)记者17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,四川彭山“江口沉银”遗址新发现一万余件文物,其中不乏明代藩王世子金印、大量张献忠政权税银等包含重要历史信息的珍贵文物,对研究明朝末年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银遗址,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。1646年,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,在此遭遇伏击,战败船沉,传说中上千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沉于江底。

此次公布的出水文物历史信息极为丰富,既有皇室御用金宝、达官贵人所用服饰器物,也有明末农民起义政权税银,当时民间流行的首饰,还有江口之战双方使用的武器,涵盖了明末政治、经济、文教、军事等方方面面。

铁门坎巷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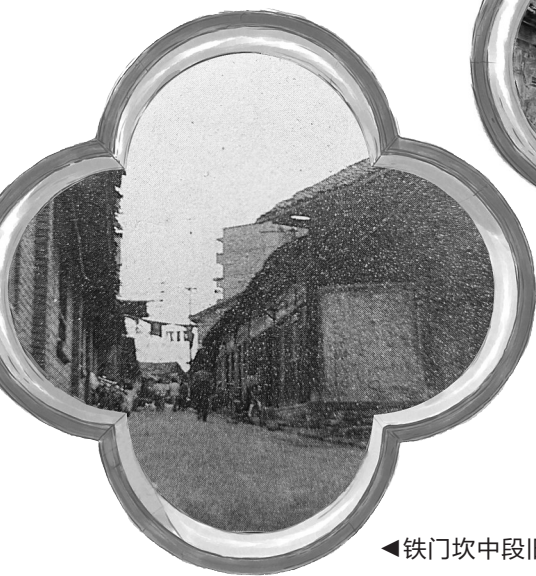
■唐长寿

文人如林

铁门坎巷在明代称“学堂街”,明万历《嘉定州志》载:“学堂街,学以前皆是。”即学堂街因在嘉定州学府(邻文庙)前而名。清代至民国时称“文林街”,其得名,或以为是纪念“嘉定四谏”之一的程启充,因为程启充的文官阶正是“文林郎”,街因之而名。但认可此说者寥寥无几,大多数人还是认可取“文人如林”之意而得名之说。

在清代,文林街上有文庙、有学府,更有著名的九峰书院。文庙、学府不用说,单说九峰书院就“文人如林”。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,初名高标书院,嘉庆七年(1802年)知府宋鸣琦重建,“因明旧名曰九峰书院”(清同治《嘉定府志》)。九峰书院人才济济,有解元李嘉秀前来主讲,有中国道教西派初祖李涵虚前来攻读,有晚清山阴举人胡薇元、著名经学大师廖平、乐山名儒王畏岩先后来当山长。清光绪十三年,荣县大儒赵熙20岁时也进入九峰书院深造。如此这般,一条街上自然是“文人如林”,文林街当之无愧。

民国晚期,文林街被人们称为铁门坎,文林街只剩月咿塘边的短短一段。铁门坎之名传说是因巷子内道观有一根“铁门坎”而得名,1985年出版的《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录》就这样说。巷子后依老霄顶,颇具形势,清代有清虚宫、吕祖祠,还有杨公祠,是纪念明总兵杨展的祀祠。巷子又通向万佛



◀铁门坎中段旧貌



▲高望山庄大门
唐长寿摄于2014年3月

高俐 摄

长篇小说《斑鸠落地》连载⑮

锥声在山谷响起

■龚静染

湖北的市场大得像没有吃饱的肚皮,盐船如箭,十万火急!

桥镇上又来了好多外地人,他们都是来开盐井的,这凿井跟赌博也有些相似,盐藏在山的骨头里,吸卤水就像吸骨头里的骨髓,需要鬼斧神工和千锤百炼,开出来了,穿金戴银;没有开出来,砸锅卖铁。

咸丰那些年,镇上到处可见凿井的场面,连官府衙门都在连连上报开井增课的文书,天天忙得个不亦乐乎,但动静最大的还是要数怀家咸草坡上的那口井。

这天,王贵又听到锥声在山谷响起,因为他梦见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赵旺了。一大早,瞎子王贵顺着锥机的声音摸到了山谷里。但走得越近,声音越大,但这声音让他有些担忧,这不像是赵旺凿井的声音,打井是否顺畅听声音就能感觉到。他越来越迷惑,越来越坚信这样的唯法打不到三百丈,王贵的心里一阵迷乱,直奔怀家大院而去。

那天,怀荣三正在院子里接待几个洽谈竹竿和拉牛的商人,相谈甚欢之际,不料王贵跌跌撞撞、气鼓气胀地闯了进来,第一句话便问:

“东家,赵旺找到了吗?”

怀荣三知道他的来意,看见有外人在,便想把话支开:

“哦,是王老爷来了,这次说书的讲到第几回了?到草船借箭了吧?”

“我就问一件事,人找到了吗?”王贵站着不动。

怀荣三嘿嘿干笑了两声,连忙把王贵往一边扶。

“现在应该立即把咸草坡上的井马上停下来,等找到赵旺再说。”王贵一点也没有客气。

“我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找到赵旺就换人吗?”

“不行,现在这个人不可靠。”

“不是干得好好的吗?”

“他骗不了我的耳朵,赶紧停下来!”

“……那些工匠咋办?”

“打发掉!多给几个银子。”

“这不是砍了树子赶鸟走?”

“东家,你这是木船下烂滩,到时候鬼门关上见吧!”

王贵急了起来,使劲拄着竹杖。

说完,王贵就走了,怎么劝也拦不住他。王贵的话也激怒了怀荣三,当着众人的面,他觉得王贵说话太狠,他也太不给情面了,红不说白不说,凭什么就说别人打的井就不行呢,什么木船下烂滩鬼门关关的,不就是在咒他没有好下场吗?

怀荣三一倔起来,三头牛都拉不回。

这年,怀荣三儿子怀穆春已满三岁,开始满地上乱跑。一天,怀荣三带着怀穆春去了工地上。那是一片壮观的景象,山坡小路上是源源不断运送泥土的人,他们赤裸着上身,被阳光暴晒过的躯体黝黑光亮,汗水沿着他们的脑门、下颌、肩胛窝、肚脐上的那一块块肌肉上顺流而下,滴答滴答地落到干涸的地上,像雨点一样溅起尘花来。而另一边,一些妇女正在劈柴烧锅煮饭。

怀荣三带着儿子行走在路上。远远望去,高高的桩架已经搭起,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刺眼,砸声震彻山谷。

怀荣三的心情不错,但突然怀穆春有些恐惧,拉着他的衣角说:“山里在打雷了!”

“不是打雷,是工匠们在打井。”

父子俩慢慢走到工地上时,只见工匠们正忙得热火朝天,他们已经为凿这口深井干了快三年了。

不一会,他们就来到工地旁,九指看见怀老爷来了,便殷勤地上去迎接。

怀荣三背着手,东望望,西瞧瞧,而九指唯唯诺诺,怀荣三问什么,他就回答什

么,让怀老爷满意舒心。他告诉怀荣三,这口井如果按这样的进度,也就指日可待了。怀荣三不禁大悦,他喜欢听的就是这样的话,花了那么多的银子,当然要把事情办成。他还在心里暗暗思忖,王贵啊王贵,你的猜疑纯粹多余,到时候一定要让你看看我怀荣三的选择是对的。

回去的路上,儿子怀穆春又拉父亲的衣角,他总有问不完的问题。

“爹,那个人咋缺了根指头?”怀穆春问。

“哦,没有什么好奇的,那是人家过去打井的时候把一根指头弄断了,但他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匠人。”

“好匠人怎么会把手弄断呢?”怀穆春的小脑袋翘得高高的。

怀荣三看着儿子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其实这个问题,在他最初选九指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,是呀,好匠人怎么会把手弄断呢?但九指就是用那少了一根的指头来证明自己。

他们很快就到了街上,那里真是热闹无比。这天,桥镇上新开了家叫福源祥的洋布庄,很多人都拥到店里去看热闹,怀荣三也带着怀穆春一起去瞧这新奇的东西。店里的布匹花花绿绿的,印花是那样清晰光泽,不像蜡染的粗糙,质地也细腻,摸手上简直就是细沙一样润滑。这时,只见伙计用竹尺在布上量,然后剪子沿着粉笔留下的痕迹处轻轻剪下个口子,把洋布使劲一扬,布在空中迅速撒开,只听见嗤的一声,就变成了两截。一截一截的布到了女人们的手里,她们摸着光滑的洋布,脸上红彤彤的。

怀荣三突然想到要给家里的人一人买一身衣服,快要过年了,大人小孩要穿新衣服。他想好了,回去就让管家来张罗这件事。他的心情突然又好很多,就像天气从阴霾到了晴朗。

(未完待续)

大院风景

清末,吴氏家族建祠堂于铁门坎巷子内,人称吴祠堂,依山取势,宛然风水宝地一处。祠堂内亭台楼阁、花木重重,故有吴家花园之别称,一时为乐山古城之望。祠堂有长联,上联道:“茫茫万景,与君家道子图何如,烟销日出,爽气西来,一声矣乃过祠堂,使呼起前人,画不尽汉嘉山水。”下联道:“落落三贤,望彼岸苏公楼宛在,铁板铜琶,大江东去,千古英雄留胜迹,任平分此地,别撑开吴氏亭台。”风景与吴道子画相比,人文以苏东坡为喻,富顺名士杨子宜把吴祠堂捧到了天上。杨子宜又为祠堂里的读书楼撰联道:“父生子又子生孙,钟二水英灵,江声千古,书声千古;后视今犹今视昔,占三峨风景,苏氏一楼,吴氏一楼。”

民国时,吴家衰败,吴祠堂另作他用。1951年,乐山印刷厂建厂于铁门坎吴祠堂旧址,从此大大地改变了铁门坎的面貌。

铁门坎巷曾建有高望山庄,据说山庄为乐山名医高龙渊(人称“高补血”)所建,故山庄取名“高望山庄”。当年山庄有厅堂有厢房有花园,树木花草枝繁叶茂。站在山庄,三江汇流、凌云乌尤,尽收眼底,与吴祠堂所见差之不远。抗战时期,武大史学系主任、中国宋史研究权威方壮猷教授,政治系曾炳钧教授曾在此租居。1943年春,方壮猷还在此宴请丰子恺,丰子恺为方教授连作三幅国画。

2014年3月,笔者走访高望山庄,山庄还剩得龙门口一道,西客厅一间,零落萧条,与旁边的一株黄葛树形影相吊。如今,山庄已荡然无存,成为铁门坎一道永久的记忆。

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倡导文明健康饮食新风尚

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